



读不懂的父亲

沈 燕

当我走得越远,我与父亲的心就越近。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早在20世纪90年代,父亲就一直在外“打工”。用现在的话说,父亲一辈子是个打工仔。我幼年时,常看见他背一个灰色的粗布包,包里鼓鼓囊囊的装几件换洗的衣服,头也不回地从我那扇锈迹斑斑的红漆铁门中穿过。我知道,他又要走了。父亲出门,一走几个月或者半年才回来一次。小时候,我很羡慕村子里其他的小伙伴,因为她们的父亲都在村子里种庄稼,闲时能陪她们玩儿。幼时的我,内向、胆小、拘谨,害怕生人。即使内心里非常渴望和父亲亲近,也不知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很多年,我不知道父亲在外做什么。不善言辞的父亲,和老实巴交的母亲,正如中国大多数农村父母一样,不太会表达感情,甚至不太会交流。那种朴实、憨厚的性格,养育出天真淳朴、简单纯粹的我,也养育出谨言慎行、自卑怯懦的我。

多年后,我读书,考上高中,甚至读大学,父亲一直维持着这样外出打工的状态。我与父亲,看似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他给了我骨血,而我常觉得他是一个陌生的人。我常常远远地看着他,既恐惧又渴望和他亲近。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才知道父亲这

么多年在外务工的“工”,居然是收废品卖废品。他在离我老家三十多里的城市郊区,租了一间带院子的破房子。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我从省城的市里回家,来到父亲租住的地方。破旧的屋子,长满狗尾巴草的院子。几件灰白的衬衣挂在用电线搭成的晾衣绳上。看到父亲租住的地方,我内心酸涩,强忍着眼泪不让他流下来。我无法想象,这么多年,他是怎样度过枯燥艰难的一日一日,用他粗糙的双手,在肮脏的废品堆里,捡肮脏的瓶子,捆扎别人废弃的旧纸壳,用双手搬运拖拽那些沉重的废铁。再看父亲时,我终于懂了他的沉默。

后来,我结婚,将要离开家,离开养育我几十年的村庄。那天早上,父亲用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载我到街上的一个化妆店里化了个新娘妆。一切准备好了,婚车来接我了,我恋恋不舍地坐到车里,看见一向坚强的父亲站在村口,原本魁梧的身体,逐渐萎缩成一团,终于慢慢蹲下身来,似乎是哭了。一向要强的父亲啊,此刻显得那么脆弱无助。

后来我结婚生子,日子变得忙碌了,也很少回家。父亲一直待在那个破旧的老屋里,做着他的废品回收生意。听母亲说,年轻的时候,父亲靠一辆木头板车挨家挨户地收废品,沿街叫卖。

多年过去,家里的条件逐渐好起来了,弟弟也在县城买了房子。父亲依然住

在那个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我常叫他到我家里来住一段时日,他总是不来。即便是弟弟的新房,他也不怎么去住,常常住了一两天就要走。母亲说,他在城里的房子里住不习惯。他喜欢那间老屋。

那哪是房子啊,漆黑的房子,陈年老旧的墙,斑驳的墙壁上潮湿晦暗,房顶的瓦片破碎漏光,下雨的时候屋子里还会漏雨,院子里杂草丛生,除了住人的那间屋子,旁边的几间快要倒塌的房子里,堆的是父亲收的废纸、废塑料瓶、杂七杂八的废铁。一个生锈的水龙头常年滴着水,一棵老棕榈树静静地伫立在门前。这样的房子,父亲住了几十年。

这么多年来,父亲几乎不出远门,走得最远的路,估计是老屋附近的一条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收卖废品,偶尔有一两个朋友到他那院子里坐一坐,聊聊天。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显得异常激动,沧桑的脸上极力掩盖着一丝腼腆。我与父亲,也慢慢变得熟络了一点。他的沉默腼腆,我的害羞,让我们不像别的父女那样亲切。

后来,我若在街上看到那些骑着三轮车收废品的男人,或者在城市的一个犄角旮旯里看到“废品回收”的店面,门前坐着一个沉默沧桑的男人时,我总是会心一笑,仿佛看到了父亲。那是别人的父亲,也是千千万万的父亲啊!

从前我不懂父亲,人到中年,当我读懂了人生的欢喜悲苦,也读懂了父亲。

神滩
晚读

马齿苋里的婆媳情

杨红苏

五年前,婆婆从南方老家过来。我和爱人担心她住不习惯,闲暇之余,我们在自家楼顶上建了一个小菜园,在白色泡沫箱里种上时令蔬菜,有豆角、黄瓜、油菜等。那年盛夏,由于雨水勤,蔬菜长得欢,马齿苋也赶来凑热闹。高高的豆角架下,平卧铺散着许多马齿苋。它们叶片扁平、很小,叶肉肥厚,背面是淡绿色或紫红色,裸棵精神抖擞。婆婆说:“我每年都是撒下了菜籽,可从来没有撒过马齿苋籽。”是啊,不曾播种过,但它们每年如约而至地来到菜园,马齿苋成了大自然赐予我们“种一送一”的免费赠品。

婆婆欣喜地扯了一大把,用开水烫了后,再用冷水冲一下,攥干水分,切成小段,放入葱蒜、酱油、香油等调味品搅拌,一盘凉拌马齿苋就端上了餐桌。“多吃些,这个可以去火!”婆婆提醒我。我尝了一口,淡淡的涩中裹着滑滑的粘,还有一种土腥味,口感并不好。“听说它可以降血压、治糖尿病呢!”婆婆津津有味地吃着。我知道,婆婆是从闹饥荒、挨饿的年代里过来的人,对野菜有一种亲切的感激之情,她以为她喜欢吃的,我也会喜欢吃。谁知,我却不待见它。

除了凉拌,婆婆还喜欢晒马齿苋。把马齿苋清洗干净,用开水烫过后,放在火热阳光下曝晒几天,直到发黑干瘪。一大堆新鲜的马齿苋晒干后,所剩寥寥无几。婆婆说,放入玻璃瓶中贮存起来,吃时用水泡开,洗净后与五花肉蒸,味道比“梅菜扣肉”还好吃,还可以用来包包子呢!这让我想起了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说到他的祖母,每年夏天摘肥嫩的马齿苋晾干,过年时作馅包包子。时间长了,吃过几次,我觉得婆婆的马齿苋包子比汪老祖母的包子还香。

有一天,我自己做了几个素馅马齿苋包子,却味同嚼蜡,不如婆婆包的好吃。“把马齿苋泡软煮熟剁碎之后,还要放入五花肉一起炒制一下,再用炒制的馅做包子。”婆婆向我道出了她的秘方。而我却不炒制肉而直接做馅,怪不得不好吃呢!生活处处皆学问,看来,在做包子这件事上,我要虚心向婆婆学习才是啊!

去年夏天,女儿腹泻不止,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婆婆就用新鲜的马齿苋熬了一碗水,让我给孩子喂下去,孩子摇头不喝。婆婆接过我手里的碗,一边喂,一边念叨:“青入肝赤入心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鱼生肉肉生痰白菜豆腐保平安,马齿苋你保我的孙女病快好。”女儿听着奶奶的歌谣,一口气喝完。第二天,腹泻有所好转,几天后,竟然痊愈。从此,我对婆婆这“土医生”就刮目相看了。

今年暑假,婆婆回重庆小姑子家住了一个月。回来时,我们全家人到车站接她。她到家后第一件事就是看小菜园,只见除了少量杂草外,菜园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马齿苋,婆婆喜出望外:“这么好的野菜,赶紧趁天热晒起一些。”我和女儿便七手八脚地扯了起来,“终于可以吃到奶奶的野菜包子啦!”我回头一看,婆婆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就像马齿苋开的小黄花,虽然几乎看不见,但浓浓的亲情已在她的心底蔓延伸展,芬芳满园。

烟雨醉秋

郑国华
摄



李斌

保持着善意的微笑
熙熙攘攘的鸟鸣,被你揉成了风景
秋天的声音,溢出草香味

关注清纯的景致
远远地穿过,那么多的雨水和注脚
像隔着屏幕猜你的心思
花迟疑着表达

想与你一起醉上几回
心事荡漾
青春不惊,一粒尚未霜冻的沧桑
述说着内心的向往

谛听你的每一天

(外一首)

我的诗歌,在你的眸光里飞翔

收集你成熟的姿势
爱在深沉的视线里,谛听你
瑰丽的每一天

致敬一场相约

读完疲惫的花瓣

深深陷入
田野无序的抒情

伸出纸矮的手势
拧干藤蔓
所有被关注的故事
缓慢成荫

致敬一场相约
抱走困惑的眼神,开始救赎
任一粒星光
扰乱左手边小村的心思

冬天的泥土
真的不适宜右手剪辑么